

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倪培耕 编选

沉船

[印度] 泰戈尔 著 彬仁 译



Rabindranath Tagore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

倪培耕 编选

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

沉船

[印度] 泰戈尔 著 彬仁 译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沉船 / (印) 泰戈尔著; 彬仁译. -- 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6.7

(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/ 柳鸣九主编)

ISBN 978-7-5392-8707-2

I. ①沉… II. ①泰… ②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印度—现代 IV. ①I3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22263 号

沉船

CHENCHUAN

[印度] 泰戈尔/著 彬仁/译 柳鸣九/主编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690 毫米×96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字数 226 千字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8707-2

定价: 33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6-241

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•

谁都不怀疑，罗梅锡这次准能通过法律考试。职掌大学的智慧女神，从一开始就从自己的金色莲花座上，不断撒下缤纷的花瓣，变作奖章，赐给罗梅锡，而他也从未错过获得奖学金的任何一次机缘。

现在考试完毕，罗梅锡该回家了。可迄今未见他收拾行装，整理箱篋。他父亲曾来信，催他快些回家。他复信道，待考试成绩公布，马上起程回家。

安纳达老爷的儿子约庚德拉，是罗梅锡的同窗好友，住在隔壁。安纳达老爷是梵社成员。他的女儿海敏丽妮刚通过文科大学考试。罗梅锡是安纳达老爷家的常客，每到吃午茶时，他几乎总在座。即使不喝茶，他也常去那儿走动。

海敏丽妮洗完澡，习惯喜欢去屋顶平台上，一边晾干头发，一边温习功课。恰在这时，罗梅锡也走上自家的屋顶平台，找个僻静处，独自坐下，胡乱翻书。自然，这个僻静处是个读书用功的好地方。不过，细细观察，略加想象，谁都不难理解，这里的干扰还真不少，令人心烦意乱。

迄今，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及婚姻大事。安纳达老爷闭口不谈此事，自有理由。他有个年轻朋友，去英国攻读法律。安纳达老爷希望他成为自己的乘龙佳婿，因而内心不免偏向他。

那日茶桌边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。阿克希耶没有几门功课能考及格，但他并未因此减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嗜好，因而他也是海敏丽妮茶桌旁的常客。争论是由他挑起的。他大发议论说，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把利剑，不用磨得很犀利，仅凭自身的分量

就管大用；而女人的机智却似一把修鹅毛的小刀，不论磨得何等锋利，终究无甚大用处，等等。

海敏丽妮懒得理睬阿克希耶那套荒谬议论。不过，当她哥哥约庚德拉竟也随声附和，举例菲薄女人智力低下时，罗梅锡再也耐不住了。他慷慨陈词，百般赞颂女性的品行。

这样，罗梅锡在对女性崇拜的激烈辩护的驱使下，竟比往日多喝了两杯茶。正在这时，一位仆役探身进屋，把一封便信交到罗梅锡的手里，信封上他的姓名是由他父亲亲笔写的。他匆匆拆开信，浏览了一下，就匆忙结束了自己的辩护，准备起身退席。

众人诧异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罗梅锡慌忙答道：“我老父亲从老家来这儿了。”

海敏丽妮便忙对约庚德拉说：“哥哥，为何不请罗梅锡先生的父亲进屋？奶茶和点心都是现成的。”

罗梅锡连忙阻拦道：“不，今日别麻烦啦。改日再说，就此告辞。”

阿克希耶不禁心中窃喜，用不无嘲讽的口吻说道：“老先生也许忌讳在这里喝茶用饭。”这番话暗示着，安纳达先生是梵社社员，而罗梅锡的父亲则是正统的印度教教徒。

罗梅锡的父亲巴拉吉·莫罕一见儿子的面，劈头就说：“你明儿跟我一起赶头班车回家！”

“有什么紧要的事？”罗梅锡抓着头皮，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。”巴拉吉·莫罕说。

“那又何必催我回去。”罗梅锡想知道个究竟，目光狐疑地望着父亲。然而父亲并不认为有回答儿子无声提问的必要。

傍晚时分，巴拉吉·莫罕出户拜访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些朋友。罗梅锡借机想给他父亲写封信。但刚写完“尊敬的父亲大人阁下”，他就不晓得从何处落笔了。他暗自思忖：“我与海敏丽妮已经有一种未经言明的、以身相许的誓言，如果现在还把未经公开的婚约瞒着父亲，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将是不合适的。”他试了几种写法，用了不

少信纸，最后他又都撕掉了它们。

巴拉吉·莫罕吃饱喝足，舒舒服服地睡着了。罗梅锡却悄悄地爬到屋顶平台上，翘首望着邻家的屋子，像夜游神似的不停地踟蹰。

晚上九点，阿克希耶才从安纳达老爷家中离去。约莫九点半光景，这家的的大门上了闩。十点左右，客厅的灯全灭掉。大概十点半，这家的人像是都沉沉入睡了。

翌日清晨，罗梅锡百般无奈，只得随父亲坐火车起程，离开了魂牵梦萦的加尔各答。巴拉吉·莫罕办事十分周到缜密，罗梅锡连改换车次的机会都捞不到。

二

一回故里，罗梅锡恍然大悟，家里已经为他物色了一位新娘，订下了结婚日期。他父亲巴拉吉·莫罕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香钱德拉当律师时，巴拉吉·莫罕穷困潦倒。多亏他这位朋友的提携，巴拉吉·莫罕才时来运转，发迹起来。

但是，那位伊香钱德拉不幸过早谢世，不仅身无遗物，还欠了一大笔债务。他孀居的妻子带着幼女，陷入贫苦无依的境地。如今，那个女孩正值豆蔻年华，到了该婚嫁的时候。于是，巴拉吉·莫罕决定提亲，让罗梅锡与她结成伉俪。

罗梅锡的亲朋中，有人反对这门亲事：“听说，那女孩长相不漂亮。”巴拉吉·莫罕听后嗤之以鼻，说：“我不懂这些论调，人又不是花朵或彩蝶，一谈起对象就先提及‘标致好看’诸如此类的问题。那位女孩若是像她妈妈那般忠贞守节，罗梅锡就应该庆幸自己的好运！”

罗梅锡被“美好婚姻”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弄得心烦意乱，成天东窜西窜，希望找出一个口实，推掉这门亲事，但他设想了各种各样的计谋，没有一个经得住推敲。最终他鼓足了勇气，向父亲挑明：“爸爸，我无法答应这门亲事。我已和别的姑娘立下誓约。”

巴拉吉·莫罕感到意外，说：“你胡诌什么！女方为你举行过点红痣仪式了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点过红痣，但……”

“跟女方亲家谈了，一切都已经敲定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还没有和她家提及，这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，不过……”

“哦，没谈过？那好办。既然这么多日子你都没有开口，日后你更可以保持缄口不语。”

罗梅锡沉默片刻，又说：“但是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，我做得太缺德了。”

“不与这个女孩成婚，你恐怕做得更不仗义了。”

罗梅锡再也无言对答。他暗自祈愿，这桩婚事能因某件突发事件而被推掉。

已请算命先生选定了举办婚礼的良辰吉日，这以后整整一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吉祥日期。罗梅锡心里盘算，要是因意外之事能敷衍过去那一天，婚礼至少可往后推缓一年。

亲家住得很遥远，又只有水路相通，迎亲队伍只得坐船去。途中，船只需要穿行两三条大小不等的江河，约莫有三四天行程。

巴拉吉·莫罕老爷怕有意外耽搁，宁可把时间打得宽裕，于是，提前一周选定一个黄道吉日，老大爷带着全班人马驾船出发了。

路途上一帆风顺。迎亲队不到三天抵达赛默尔码头。距正式举办婚礼日期尚有四天时间。

巴拉吉·莫罕老爷原本打算提前两三天到达目的地。他未来的亲家在赛默尔过着十分凄苦的生活。他早有意把她接到自己村子，让她过上舒坦日子，以聊尽朋友之道。过去两家还没有结成亲家，他不便贸然启齿提出这种建议。这次趁操办婚礼时机，他说服了亲家。老太太在家乡除女儿外没有别的亲戚，因而，她没有理由拒绝去女婿家与女儿生活在一起，况且，她还乐意给丧母的女婿以母亲般的关怀。于是，她毫不犹豫地：“谁爱饶舌，就去饶舌吧，我认定了，女儿女婿的居住地就是我的家。”

于是，巴拉吉·莫罕提前几天来赛默尔，为老太太收拾清点，以便把她的杂物一起搬到她新居去。最后商定，待婚礼结束，大伙一起动身起程。所以，他特意从家乡带来几位女眷，以便途中有个照顾。

婚礼上，罗梅锡没有正确地念诵神圣的咒辞，而行“吉瞻礼”（新郎新娘互相对望，互讨吉祥之礼）时，他却故意低垂眼帘，露出沮丧的神情；洞房之夜，他始终不欢不言，听凭妯娌姑嫂说笑戏谑，闹着新房。通宵，他背向新娘睡在另一床头。次日天蒙蒙亮，他起身悄然步出新房。

完婚后，迎亲队踏上归程。女眷们坐一条船，男性长辈坐另一条船，新郎和年轻男宾坐第三条船；第四条船载着一班鼓乐手，时不时闹哄哄地摆弄乐器，吹奏一些小曲，供人消遣解闷。

烈日当空，异常闷热。天空没有云丝，但远处四周，弥漫着一种离奇的雾霭。沿河两岸的树木，一片灰蒙蒙，树叶纹丝不动。船工们汗流浹背，叫苦不迭。天色尚未全暗，船工们恳求：“老爷，现在最好靠岸停泊——前面好长一段路没有个泊船的好地方。”

但是巴拉吉·莫罕不愿在路上多耽搁时日。

“我们决不能在这里靠岸停泊。”他执拗地说，“今日上半夜会有月亮的，趁着月光，船驶到巴罗码头，再靠岸歇息。到时我会赏钱给你们，继续行驶吧！”

船队离开村落，继续向前驶去。河岸一边，沙石闪闪泛光，另一边是陡峻的岸壁，随时都有下塌的危险。月儿钻出雾霭，但月光却像一双醉眼，朦朦胧胧的。

天空，没有一点云丝，但蓦然间，不知从何方，传来一阵似雷鸣般的低沉轰隆声，打破了天地间的寂静。大家回头一望，只见一股如柱的狂暴旋风，挟带着残枝败叶，卷席着黑黑魑魑的沙尘，树皮草根像被一把巨帚扫起似的，向他们扑将过来。

“停船，快停船！不要慌，稳住！糟了，天哪！救命啊！”人们疯狂地喊叫，但谁都没有明白过来，转瞬间所发生的一切。

正如人们所常见的一样，一股强暴旋风，在横扫一切的道路，向前滚出，滚过那些船只，将它卷起又摔下，把挡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毁无遗；顷刻间，一支小船队已荡然无存。

三

风消云散，氤氲消失，银色的月光，犹如一位寡妇身穿白得耀眼的丧服，覆盖着伸展到远处的沙滩。河心河岸，万籁俱寂，浩渺的河面，不见一条船影，没有一丝涟漪，仿佛死神给备受痼疾折磨的病人赐予奇特的安宁。

罗梅锡苏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。他费力地回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紧接着，刚刚发生的恐怖情景，像一场噩梦重新浮现在他的脑际。父亲和其他人究竟怎样了——他霍地跳将起身，欲想探个明白。他环顾四周，见不到半个人影！连蛛丝马迹也寻觅不到！他艰难地在沙滩挪步，竭力探寻他人的下落。

帕德玛河中间，有一条狭长条的沙洲，他正在这沙洲上举步。两边浸漫水，这条白茫茫的沙洲位居中间，恰似一个裸体卧着的皮肤白净的男孩。

罗梅锡从沙洲的一端走到另一端，不断搜寻着。猛然，他发现前方不远处，像是一件红色的衣服。他疾步走上前一看，却原来是穿着结婚红装的新娘，好像已经死去，卧躺在沙洲上。

罗梅锡曾学过人工呼吸的急救方法，能使溺水濒死的人复活。他一下又一下不停地将新娘的双臂，反复地举过头顶，然后又把双臂放在她的腹部上。好长一会儿工夫，新娘才缓过气来，微微地睁开了双眼。

这时，罗梅锡早已筋疲力尽，瘫坐在地上，一言不发，连与新娘搭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新娘还没有完全苏醒，眼睛睁开了一下，复又合上。罗梅锡不由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见她能够呼吸了。于是，他静坐在水陆之间的

荒无人烟的沙洲上，在生死未卜的情形下，凭借朦胧的月色，久久地打量着她。

谁说苏希娜姿色平常！展现在他面前，这个睡眼紧合的姑娘的脸孔，虽说娇嫩瘦小些，但在这广袤的天空下，无边无际的溶溶月色里，唯有这漂亮的脸庞，才是值得欣赏且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生命。对此，罗梅锡深信不疑。

罗梅锡暂时忘掉了一切，暗自遐想着：“我在婚礼的嘈杂喧闹中，一直没有瞧她一眼，还真做对了。要不然，我绝不可能在别的场合，以如此心情，瞥见她眼前那副娇态。我救活了她，我比依婚礼仪式念诵几句颂词，更有幸地获得了她。念颂词获得她，只不过是像获取一件应归属于我的东西罢了；而此时此地，我拥有她，却犹如获得仁慈上帝的特殊恩泽。”

新娘徐徐地恢复了知觉。她坐起身，整整衣服，把纱丽一端拉起来，遮住脸孔。

罗梅锡问她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船上的其他人在哪儿？”

她只是摇了摇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罗梅锡又吩咐道：“你就坐在这儿别动，我再去转转，查看一下就来。”

新娘没有应声，但身子却瑟瑟蜷缩，分明在说：“你别把我一人撂在这儿。”

罗梅锡完全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。他站起身，细细地向四周张望搜寻，泛着惨白微光的荒凉的沙滩上，哪儿都见不到人影儿。他一遍又一遍地提高嗓子，呼喊着自己父亲和亲友的名字，浩渺天宇间没有任何回音。

罗梅锡放弃徒劳的搜寻，颓然地坐下。这时，他发现，妻子双手捂住脸，竭力想忍住哭泣，但她无法遏制，抽搐着的胸脯不停地起伏。罗梅锡没有说什么空洞的宽慰言辞，只默不作声地走近她身旁，紧偎她坐下，轻轻地用手摩挲她后背和头颈。这下，她再也噙不住自己的眼泪，心灵深处的悲哀，顿时化作有声无语的低诉，倾

泻着。罗梅锡也不由自主，泪如雨注。

当疲惫的心灵停止哭泣，月亮早已没落。从黑暗中望去，这块荒凉的沙洲，变得像一个变幻莫测的梦境；银白色的沙滩失去了光泽，更显得鬼影幢幢，狰狞可怖；闪烁的星光下，帕德玛河像一条巨蟒黝黑的滑腻鳞皮，处处闪烁着光点。

罗梅锡伸出双手，紧紧握住由于恐惧而发冷的小巧纤手，缓缓地将她拉向自己身边。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的妻子，没有忸怩作态，她早就渴望有男人与她厮守在一起。在这密不透风的寂静里，她呼吸急促地偎依在罗梅锡那颗跳动着温暖的心的胸前，似乎获得了巨大的安宁。眼下不是害羞的时刻，她心安理得地投入到罗梅锡那宽大的怀抱里。

天色微明，金星渐渐隐去。东方，蓝湛湛河水上空，开始泛起鱼肚白，继而绮霞升起。罗梅锡依然躺在沙洲上酣睡，新娘亲昵地紧依在他身旁，头枕在他胳膊上沉睡着。当柔和的晨曦轻抚他们的睡眼，俩人才从睡梦中惊醒坐起；眼刚睁开，愕然回顾。过了好长一会儿，俩人才恍然大悟：他们并非在自己家里，昨晚在船上，狂风恶浪把他们冲卷到这里——举目无亲的沙洲上。

四

天刚放亮，河面上百舸就开始争流，扬起点点白色的轻帆。罗梅锡叫来一艘渔船，仗着渔夫的帮助，雇到一支大划子。先上警察局报案，请求帮助搜寻失散亲人的下落。待警察出动，他才带着新娘驱船回故里。

船只刚靠上乡村岸埠，罗梅锡立即获悉，警察已从河里打捞上他父亲、岳母以及好几位亲戚的尸体。除几名船夫，谁也不指望其余人能幸免于难了。

罗梅锡年迈体弱的奶奶一见到他携带新娘回到家里，放声号啕大哭起来。凡家中有人去参加迎亲的左邻右舍，诸亲好友无不哭成

泪人似的。

罗梅锡携带新娘归来了，但故里没有吹奏起唢呐，没有一丝喜庆氛围，更无人依照礼仪习俗，将新娘迎接进闺房，甚至无人抬头瞧她一眼。

罗梅锡心中早已敲定，待操办完丧事，便携带妻子，远走他乡。但不料理好父亲家产之类的事务，他是无法脱身远走高飞的；更何况他本家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变成孤寡的女子，因悲哀看破红尘，纷纷欲去圣地朝拜留住，他为此也须做一番安排。

尽管冗务缠身，罗梅锡仍忙里偷闲，与爱妻调情说爱。村里早有流言蜚语，说他娇妻早已破了身子，更有长舌村妇斥责，她早已过了婚嫁年龄。街谈巷议，沸沸扬扬，他却始终理智地坚持，这一切罪名加在她头上是荒谬的，是莫须有的。但这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年轻人，至今没有从书本中学到爱怜妻子的知识，尽管没有书本知识，然而，他那颗受过高等教育熏陶的心，竟令人惊讶地充满着一种本能的莫名欢愉，不由自主地热恋起那个少女。

于是，在他自己想象的荧幕上，那位少女凸显着“贤内助”形象；在他迷惘的眼中，那位新娘变幻成各种角色——可爱的新婚妻室，年轻漂亮的恋人，贤惠的家庭主妇，为孩子们忙碌的慈母……画家把自己尚未问世的画作，诗人将自己尚在酝酿中的诗品，奉献在自己内心的祭台上，为之献出自己无限的热忱，罗梅锡欣喜若狂地把自己的年轻娇妻，视作自己未来的意中人，供奉在自己心灵的殿堂里。

五

不知不觉间，差不多有三个月过去了。父亲的土地财产事务的料理，已接近尾声；为孤寡老妇去圣地定居已做好安排。相邻一些妇女也开始去罗梅锡家走动，企望与新媳妇增加接触了解；罗梅锡与新媳妇之间的爱情之链，也慢慢地被扣紧了。

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喜欢登上寂静的屋顶平台，铺上草席，在

空旷的天幕下相对而坐，甜蜜地消磨黄昏。罗梅锡已不再那么拘谨了。有时他会从背后突然蒙住妻子的眼睛，将她贴近自己的胸口；而当爱妻熬不住夜，不吃饭就躺下睡觉，罗梅锡百般地捉弄她醒来，故意说些烦人发火的话。

一天黄昏，罗梅锡顽皮地打开妻子的发髻说：“苏希娜，今天你的发髻扎得不好。”

妻子立刻坐起身子，冷不丁地问道：“喂，您干吗总叫我苏希娜？”

罗梅锡惊愕地注视着她的脸，她的问话，使他堕入五里云雾之中。

新媳妇接着说：“难道改了我的名字就能改变我的命运？我自幼多灾多难，往后至死，我也难以逃脱厄运。”

蓦然间，罗梅锡的心狂跳不已，面如土色。他马上意识到，这里面定有阴差阳错的地方。

“你怎么自幼就遭遇不幸呢？”罗梅锡追问道。

媳妇答道：“我从娘肚子呱呱落地之前，爹就离开了人间；我不满六个月，妈又不幸亡故。于是，我在外公家寄人篱下，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。突然间，您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相中了我。不出两天，拜堂结亲。以后，您瞧，灾难接踵而来。”

罗梅锡一仰头，在枕头上木然地躺下。夜空里，月色溶溶，然而在他眼里，所有月光失却了原有的光泽。罗梅锡不敢再追问下去。就眼前所获知的，已不啻是一场灾难、一个噩梦，他竭力想把它从自己脑海里驱逐走。一股温煦的南风拂拂吹来，像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发出的叹息声。多么美好的月夜啊！夜莺正宛转鸣啼着，近处河埠停泊的渔船甲板上，传来渔民的歌声。

新媳妇好长时间不见他言语，仿佛忘记她的存在，便轻轻地推了罗梅锡一把，柔声问道：“睡着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罗梅锡说，此后，他依然沉默无语。姑娘困乏极了，倒头睡去。罗梅锡坐起身，细细端详她熟睡的脸庞。她命运多舛，脸上竟无一丝愁云，这无比姣美的面容，如何竟能掩藏住这般巨大的不幸！

六

罗梅锡终于明白了，这个女子不是他的新婚妻子。然而，她是谁的妻子呢？搞清这一点绝非易事。有一次，罗梅锡试探地问她：“在婚礼上，第一次见我，你觉得我个什么模样？”

“我没有看你，当时我低着头坐着，不敢动弹。”

“你连我的名字，也从未听说过？”

“头天我听说要把我嫁出去，次日就拜堂成亲。我来不及打听你姓甚名谁。舅妈急急打发我走，好卸掉一个包袱。”

“嗯，听说你是识字的，把你的名字写给我看看，行吗？”

罗梅锡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铅笔。

“敢情我连自己的名字，都不会写？”妻子嗔怒道，“好吧，我写给你看。”说罢，她唰唰几笔，写下了“格姆娜·黛维”几个字。

“哦，你舅舅的名字也能写吧。”

“达利尼·恰兰·恰道巴梯亚耶。”她天真地问道，“你看看有什么错没有？”

“没有错，”罗梅锡趁势说，“现在干脆把你村子的名字，也写给我瞧瞧！”

“托比波卡尔。”

罗梅锡小心翼翼地在她嘴里，套出了事情的真相，而她却丝毫没有觉察。

罗梅锡开始思索起自己应负的职责。他寻思，她丈夫十有八九已淹死在河中。她娘家的地址倒是打听出来了，倘若把她送回舅父家，他们会收留她吗？谁都说不准。再说如今把她送回去，也欠公平。这些天来，她又自居为另一个人的妻子，和他住在一起。倘若一旦说出真相，社会上一般见识的人，会对她抱有什么看法呢？她到哪儿寻觅到安身立命之地呢？如果她丈夫还活着，他有胆量将她留在自己家中吗？现在，这姑娘不管被送到哪儿，其结果都等于是

把她抛进茫茫无际的大海，任其漂泊吞没，毫无生路可言。

眼下，罗梅锡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，而不承认她为自己的妻子；又不能送往别处，委托给他人。罗梅锡反复寻思，什么都可以承担，就是不能真和她过夫妻生活。罗梅锡曾以爱情调制出来的五光十色的鲜艳色彩，为这个女子勾勒出一幅家庭主妇的肖像，如今他不得不匆匆地将它一笔勾销。

罗梅锡再也不能在村里住下去了。他思忖，隐没在加尔各答的拥挤人群里，那里谁也不会注意他们，兴许可以找到一条出路。于是，他带着格姆娜来到了加尔各答，在离原住宅相当远的地方，租了一寓所，安顿住下。

新的迁徙使格姆娜感到异常兴奋，她十分渴望游览加尔各答。在到达加尔各答的第一天，刚搬进新的住处，她就急不可待地走到窗口坐下，痴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、穿梭来往的车辆。瞧着这一切情景，一种奇异的喜悦充盈她的心。

家中雇了一位单身女仆，她对加尔各答熟视无睹，毫无新鲜感，看到格姆娜那种惊异发痴的神态，觉得她简直疯了。她不以为然地抱怨说：“老盯着外面，有什么好看！天色这么暗了，你还不洗澡？”

眼下，他们找不到愿在他们家住宿的用人，这个女仆白天在这里工作，晚上仍回到自己家里去。

“我如今再也不能和格姆娜睡在一起了，”罗梅锡心里嘀咕着，“但在夜晚，又怎能让孤身女孩在陌生的地方过夜呢？”

晚上，女仆侍候他们用罢晚餐，便回家了。

罗梅锡指着床，对格姆娜说：“你先去睡，我要看一会儿书再睡。”

他捧着一本书，装模作样地看，格姆娜实在疲倦之极，不一会儿眼皮打架，挨着枕头睡着了。

头一晚就这样打发过去了。第二天晚上，罗梅锡依然照葫芦画瓢，找个借口，让格姆娜一人独自先睡。那一夜，天气异常炎热。罗梅锡在卧室外小露台上，铺了一条线毯，躺在那里。他边胡思乱

想边不停地扇扇子，后半夜方才睡去。

半夜两三点钟光景，罗梅锡睡得迷迷糊糊，隐隐约约觉得，露台上不只他一人躺在那儿，还有人躺在他身旁，轻轻地给他扇风。他似醒非醒，一把将她拉过来，咕哝道：“苏希娜，你睡吧！别给我摇扇了。”格姆娜天生害怕黑暗，于是偎依着他，紧贴着他的胸脯，安然地进入了梦乡。

天明时，罗梅锡醒来，不禁骇然。只见睡梦中的格姆娜用右手妩媚地搂着自己的脖子，毫无顾忌地行使着对罗梅锡完全信任的占有权利，把头枕在他胸口，睡得十分香甜。罗梅锡痴痴望着熟睡的格姆娜，一时不禁热泪盈眶。她如此无忧无虑地勾住他脖子睡觉，他怎能忍心将她温柔的纤手挪开呢？他现在才依稀记起，昨晚不知何时，她悄悄地过来为他打扇。

罗梅锡长叹了口气，轻轻地挪开格姆娜的玉臂，无奈地起身离去。

罗梅锡琢磨再三，决定将格姆娜送往可以寄宿的女子学校住读。这样，他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少操些心。

他于是直截了当地对她说：“格姆娜，你想念书吗？”

格姆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脸上的表情似乎比语言更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意思：“你的意见呢？”

罗梅锡向她反反复复讲明，读书的好处，书中的乐趣，其实，他不必费这番口舌，因为，格姆娜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好吧！你教我读书吧！”

“你得上学校去读。”罗梅锡说。

“上学校！我一把年纪了，还要上学校！”格姆娜惊呼道。

罗梅锡对格姆娜俨然以成年人自居，对自己年岁如此敏感的神气，不觉有些好笑。他开导说：“比你年纪大得多的女孩子，还在学校念书呢！”

格姆娜再也不吭声了。一天，格姆娜和罗梅锡坐马车去学校。这所学校规模很大，学校里有许许多多女孩子，有的比她大，有的比她小。

罗梅锡把格姆娜托付给校长，请予以关照，然后准备反身回家，此刻格姆娜也尾随他一道出来。罗梅锡阻拦她说：“你去哪儿？你得留住在这儿。”

“你不留住在这儿？”格姆娜惊恐地问道。

“我不能留住在这儿。”罗梅锡说。

格姆娜抓住他的手，苦苦哀求道：“我也不留住在这儿，带我一起回家吧！”

“不要胡闹了，格姆娜！”罗梅锡甩掉了她的手。

格姆娜听到他的责备，脑袋发蒙，不禁呆住了。她耷拉着脑袋，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。

罗梅锡怀着百般无奈且痛苦的心情，匆匆离开学校。但是，他忘不掉分手时的情景，格姆娜那惊恐不安、孤立无援的神情深深地镂刻在他的脑海里了。

七

罗梅锡原打算开业，在加尔各答阿里布尔法院当辩护律师，然而如今，他心烦意乱，对工作似乎失去了兴趣。他或许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专心致志地从事律师这份工作，也没有决心排除摆在初出茅庐的律师面前的种种阻碍。

几天来，他漫无目的地在加尔各答的豪拉桥上和戈尔迪基河边踟躅。他甚至想去印度西部转悠几天。

恰在此时，他收到安纳达老爷寄来的一封信，老先生在信中写道：

甫从官报欣悉，你已安然结业。未获亲聆，深以为憾。久未闻言讯，体无恙乎？安抵加尔各答已有几时？务以信示，庶几得免牵挂！

这里不妨插一句。安纳达老爷原先偏爱的、选作乘龙佳婿的、